

劳伦斯·布洛克作品
Lawrence Block

好莱坞大片《铁血神探》原著
在纽约暗灰色的背景下
马修·斯卡德走过一个又一个死荫之地

行过死荫之地

A Walk Among
the Tombstones

[美] 劳伦斯·布洛克 — 著
唐嘉慧 — 译

他就像个做填字游戏的人，一些线素在吸引他，他决心要了结这件事，破了这个案子。
就像那些非常优秀的侦探和警察，对于找出共同点都非常好奇。

上海译文出版社

劳伦斯·布洛克作品
Lawrence Block

行过死荫之地

A Walk Among
the Tombstones



[美]劳伦斯·布洛克 — 著
唐嘉慧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过死荫之地/(美)布洛克(Lawrence Block)著;唐嘉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8

(劳伦斯·布洛克作品系列)

书名原文:A Walk Among the Tombstones

ISBN 978-7-5327-7660-3

I. ①行… II. ①布…②唐…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6957号

Lawrence Block

A Walk Among the Tombstones

Copyright: © 1992 by Lawrence Block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4-825号

行过死荫之地

[美]劳伦斯·布洛克 著 唐嘉慧 译

责任编辑/龚容 装帧设计/柴昊洲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169,000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7660-3/I·4695

定价:4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9404766



劳伦斯·布洛克

(Lawrence Block, 1938—)

1938年6月24日出生于纽约水牛城，1959年毕业于俄亥俄州安提阿科学院，目前定居纽约。当代美国硬汉侦探小说大师，纽约犯罪行吟诗人。19岁发表处女作《你不可错过》，之后近50年，笔耕不辍，至今已有30多部小说问世，被誉为当代欧美侦探推理小说第一人。

获奖记录

美国爱伦·坡终身大师奖
英国推理作家协会钻石匕首奖
四届美国爱伦·坡奖
两届日本马耳他之鹰奖
一届菲利普·马洛奖
一届尼罗·吴尔夫奖
四届夏姆斯奖

劳伦斯·布洛克作品系列

小城

入夜

谋杀与创造之时

酒店关门之后

死亡的渴望

每个人都死了

在死亡之中

一长串的死者

八百万种死法

到坟场的车票

行过死荫之地

宝贝，宝贝，淘气的宝贝
嘘！你这爱哭闹的东西
这会儿给我安静，安静
否则波拿巴就会来这里
宝贝，宝贝，他是个大巨人
又黑又高，像蒙茅斯的塔顶
他的早餐、中餐、晚餐
都拿调皮捣蛋的人充饥
宝贝，宝贝，等他一蹦一跳经过这里
只要让他听见你
包管扯下你的小手小脚
就像猫咪扯烂小老鼠
然后他会打，打，打
打得你稀巴烂再吃你，吃你，吃你
吃得干干净净，咕咕咕！

——《英国摇篮曲》

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大约上午十点三十分到十一点之间，法兰欣·库尔里对丈夫说她要出去一下，上街去买菜。

“开我的车吧，”他建议，“我不出门。”

“你的车太大了，”她说，“每次开你的车都觉得好像在开船。”

“随你。”他说。

他那辆别克公园大道和她的丰田冠美丽都停在他们家房子后面的车库里。房子位在布鲁克林湾脊区七十八街和七十九街之间的殖民路上，是一幢仿都铎式半木造的白粉泥建筑。法兰欣发动她那辆冠美丽，倒车出库，按了遥控按钮，降下车库门，一路倒出街外。开到第一个十字路口时，她把一卷古典音乐卡带插进卡带匣里；是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在家里她听爵士乐，因为那是基南最喜欢的，可是自己开车的时候她总是放古典音乐。

她是个很有吸引力的女人，五英尺六英寸，一百一十五磅，大胸脯，蜂腰窄臀。往后梳的黑发卷曲而有光泽，露出整个脸庞。黑眸，鹰钩鼻，嘴唇极丰满。

照相的时候她总是紧闭嘴唇。据我知道她上面两颗虎牙是龅

牙，上排牙齿比下排牙齿突出很多，因为对这项缺陷感到自卑，她很少开口大笑。结婚照片里的她春风满面，洋溢着幸福，但仍然没有露出牙齿。

她有橄榄色的皮肤，很容易晒黑。当时她已经有了夏天流行的古铜肤色，因为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她和基南是在牙买加奈古洛的海滩上度过的。以前她晒得更黑，可是现在基南规定她得用防晒油，还限制她晒日光浴的时间。“对你不好，”他对她说，“太黑了就不好看了。一直躺在太阳下面会让一颗李子变成一粒梅干。”李子就这么好吗？她可真想知道。李子又熟又多汁，他对她说。

等她从家里的车道开出去，开了半条街左右，也就是开到七十八街和殖民路交口的时候，一辆蓝色厢型货车的司机也跟着发动引擎。他先让她再往前开半个街区，便从路肩驶进路中间，跟在她后面。

她在湾脊大道上右转，开到第四大道再左转往北。到六十三街转角上的阿戈斯蒂诺超级市场时，她减慢车速，滑进半条街以外的一个停车位里。

那辆蓝色厢型货车经过她的冠美丽继续往前开，在附近绕了一圈，然后就停在那家超市正前方的消防栓旁边。

法兰欣·库尔里离家的时候，我还在吃早餐。

前一天晚上我睡得很晚，伊莲和我在东六街上的一家印度餐厅吃饭，然后赶到拉法叶街上的市民剧院看新改编演出的《勇气

修女》。我们的位子不好，很多演员讲话根本听不清楚。本来中场休息的时候就想走，可是其中一位男演员是伊莲邻居的男友，我们想等谢幕之后到后台去称赞他的演技，搞到后来决定跟他一起到附近街角的一家酒吧喝一杯。结果那地方挤得水泄不通，真让我搞不懂。

“太棒了，”走出酒吧时我对伊莲说，“他在台上三个小时，讲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清楚，刚才我坐在他对面一个小时，也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我怀疑他其实是个哑巴。”

“那出戏没有三个小时，”她说，“大概才两个半小时吧。”

“感觉像三个小时。”

“感觉像五个小时！”她说，“咱们回家吧。”

我们回她的地方。她替我煮了咖啡，自己泡了杯茶。我们一起看 CNN 半小时，广告时聊天。然后我们上床，一个小时之后我起床摸黑穿好了衣服。走出卧室时她问我上哪儿去。

“对不起，”我说，“我并不想吵醒你。”

“没关系。你睡不着？”

“显然是啰。我觉得好像透不过气，不知道为什么。”

“去客厅里看书嘛，或把电视打开，不会吵到我的。”

“算了，”我说，“我有点烦了，走路回旅馆或许能让我平静点。”

伊莲的公寓在五十一街，第一和第二大之间。我住的西北旅馆在五十七街，第八和第九大之间。外面很冷，本来我考虑搭出租车，可是走一条街之后就不那么觉得了。

在一个街口等红绿灯时，我无意间瞥见两栋高楼之间的月亮。几乎快月圆了；难怪。那个晚上就是有月圆的感觉，血管里如潮汐翻搅。我老觉得想做点什么事，可就不知道那事该是什么。

要是米基·巴鲁在城里，或许我会去他酒吧找他。可是他现在人在国外，而且我此刻的情绪，进哪个酒吧都不妥。回到家后，我拿起一本书，挨到大约四点左右，才把灯关了，上床睡觉。

早上十点钟我人已经在街角的火焰餐厅，吃了一份精简的早餐，顺便读读报，主要看社会版犯罪新闻和体育版。全球版永远只报导危机，我关心不起，除非国内或国外真的大祸临头，否则无法引起我的兴趣；太遥远了，我的心智拒绝为之烦忧。

天晓得，我闲得很，每条新闻都可以细细读，再加上人事栏、租售版。前一个星期办公室设在佛拉提大楼里规模颇大的可靠侦探社，给了我三天工作，可是后来就没音讯了，而我最后一次靠自己关系做的工作，更不知已是哪年哪月的事。我的钱没有问题，所以并不是非工作不可，而且我也已经学会每天给自己找点事做，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做点什么。月亮虽已西沉，但昨夜的焦躁之感并未因此沉寂。它还在那儿；血液里轻微的发烧，皮肤下说不上哪里搔痒。无论如何，你就是搔不到。

法兰欣·库尔里在阿戈斯蒂诺超市里逛了半个钟头，装满一个购物车，付了现金。提物小童替她把三大袋什物装进购物车里，跟随她出了超市，走到她停车的地方。

那辆蓝色厢型货车还停在消防栓前面。货车的后门敞开，两个男人下了车站在人行道上，显然在研究其中一个人手上拿的记事板。带领着提物小童的法兰欣经过他们面前时，两人都朝她这边看。等她把她那辆冠美丽的后车厢打开时，那两名男子已钻进货车，关上车门。

提物小童将购物袋放入后车厢，法兰欣给了他两块钱小费，这是普通人出手的两倍，更何况有极高百分比的顾客连一个镞子儿都不会给。基南教她给小费要大方；不必过头，但要慷慨。“慷慨是谁都负担得起的。”他对她说。

提物小童把购物车推回超市，法兰欣坐进驾驶座，发动引擎，沿着第四大道朝北驶。

那辆蓝色厢型货车隔着半个街区的距离继续跟她。

我不确定法兰欣从阿戈斯蒂诺超市到亚特兰大大道上那家进口食品店走的路线。她可以一直走第四大道，接亚特兰大；也可能上戈温纳斯快速道路进入布鲁克林南区。我不可能知道，不过也不要紧；总之她驾着那辆冠美丽到了亚特兰大大道与柯林顿街的交叉口。西南边的街角上有一家名叫阿列波的斯里兰卡餐厅，隔壁位在亚特兰大大道上的就是那家食品商。其实那是家大型的熟食店，店名叫作“阿拉伯美食店”。法兰欣从来不用这个名字，跟大部分去那儿买东西的人一样，她总是称它为“阿尤伯的店”，阿尤伯是以前的店主，十年前搬去圣地亚哥了。

法兰欣把车停在亚特兰大大道北边设有定时器的停车位上，几乎就在阿拉伯美食店的对街。她走到街角等绿灯，过了街。等

到她走进店里时，那辆蓝色厢型货车已经在阿列波餐厅的卸货区停下，就停在阿拉伯美食店隔壁。

她没在店里待太久，只买了几样东西，不需要别人帮忙提。大约在十二点二十分时她走出店门。当时她身上穿着骆驼毛大衣，煤灰色长裤，两件毛衣，外面是象牙白的粗毛线衣，里面是件巧克力色的套头毛衣；肩膀上挂着皮包，一手拎着塑料袋，另一只拿着车钥匙。

此时货车的后门打开，两名先前钻出货车的男子又站在人行道上。法兰欣一从店里走出来，他们立刻一左一右走到她身边。同时，车里的另一名男子发动了引擎。

其中一名男子开口说：“库尔里太太吗？”她转过头去，他很快把皮夹打开又阖上，让她瞄到一个徽章；不过也可能什么都没看清楚。第二名男子说：“你得跟我们走。”

“你们是什么人？”她说，“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想干什么？”

两名男子一人抓住她一只手臂，在她还搞不清楚之前，便急急扯着她穿过人行道，一起钻进货车后面。才不过几秒钟，他们已经架着她进了货车，关上车门。货车随即驶离路肩，没入繁忙的交通之中。

尽管当时是正午时分，尽管这宗绑票案就发生在繁忙的商业街上，但没有一个人看清楚整个过程，仅有的几位目击者对于自己目睹的部分也不是很确定。整件事想必发生得极快。

如果法兰欣在他们开始动手那一刹那往后退一步，大叫……

但她没有这么做。在她恢复行动能力以前，她已经上了货

车，车门也已经关了。或许那时她开始叫，或挣扎，或企图尖叫、挣扎，但太迟了。

我很确定当他们抓走她时我在做什么，我去参加法尔赛团体的中午聚会，十二点三十分到一点三十分在西六十三街的基督教青年会举行。那天我去得比较早，所以那两名男子架着法兰欣穿过人行道钻进货车后面时，我肯定自己正坐在那儿喝咖啡。

我不记得那次聚会的细节。这几年来我一直在参加匿名者戒酒协会的聚会，频率之固定，令我自己也感到惊讶。虽然现在去得不如刚戒时勤快，不过平均一个星期也总会去个五次。那次聚会应当是遵循那个团体的老规矩，前五到二十分钟先让一位主讲者叙述个人经验，接下来一个钟头再进行团体讨论。我在讨论时间好像没发言；如果有，我应该会记得。我相信那天一定有人说了些有趣的话；每次聚会都有。只是那次聚会没什么事让我印象特别深。

聚会之后我到某处午餐，之后我打电话给伊莲。接电话的是录音机，表示不是她出门了，就是她有伴。伊莲是个应召女郎，陪伴客人是她的谋生之道。

我在两辈子前遇见伊莲，当时我是个口袋里揣着一枚簇新金色警徽的酗酒警察，有一个住在长岛的老婆和两个儿子。我们俩的关系维持了两年，当时对我们俩都有好处。我是她工作上的好朋友，能够帮她避开麻烦，还有一次在接到电话传呼后立刻赶到，将一个死在她床上的客户运送到商业区的一条小巷里。她则

是典型的梦中情妇，美丽、聪明、风趣、专业技术高明；而且从头到尾都要求不多，令人愉悦。只有妓女才能如此完美，你夫复何求？

我离开家人与工作之后，伊莲和我便断了线。直到有一个从我们共同的过去中钻出来的怪物露面了，同时威胁到我们两个人，才又让我们俩聚在一起。令人惊异的是，从此我们便一直没分开。

她有她的公寓，我有我的旅馆。一个星期有两天、三天或四天我们会见面。那些晚上到最后通常会以回她公寓收场，我在那儿过夜的几率也比不过夜的大。我们偶尔一起出城一周，或过个周末。就算哪天不见面，也几乎都会通个电话，有时还不止打一次。

虽然我们从未谈到要放弃别的对象，但基本上我们俩都已经这么做了。我没和别人约会，她也一样——当然客户除外。隔一段时间她便会踩着高跟鞋走进某旅馆房间，或是带某人回她公寓。在我们刚开始在一起时我对这件事从不介意；老实说，也许这还是她的吸引力之一，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也不应该介意。

哪天我真的介意了，我随时都可以开口要她别做了。这些年来她赚了不少钱，大部分都存了起来，投资在收入不断增加的房地产上。即使停止此种生活方式，她的生活水平也不会受影响。

不知道为什么我却一直没有开口，或许因为我不想对自己或对她承认我介意吧，同时我更不愿意做出任何可能改变我俩关系

中任何元素的举动。这份关系并没破裂，我不想开始弥补什么。

但情况还是变了；没有别的可能。只因为我们一直都没变的这个事实，情况就改观了。

我们都避免用“爱”这个字，虽然爱无疑是我对她和她对我的感觉。我们避免讨论结婚或同居的可能，虽然我知道自己想过，显然她也想过，但我们就是没谈。这是一个我们从来没碰过的话题，除此之外，我们也从来不谈爱，或是她的职业。

当然迟早我们得考虑这些事，得讨论它们，甚至处理它们。但现在我们过一天算一天；自从我消耗威士忌不再比别人蒸馏威士忌快之后，我学会以这种态度面对整个人生。有人说过，就算是天大的事，你也只能一天一天过。这世界不正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吗？

同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四点差一刻，库尔里殖民路上家里的电话铃响了。基南·库尔里拿起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嘿，库尔里，她一直没回家，是吧？”

“你是谁？”

“我是谁不干你的鸟事。你老婆在我们手上，你这个死阿拉伯佬。你到底要不要她回去？”

“她人在哪里？让我跟她讲话。”

“嘿，库尔里，操你妈去吧！”那男人说完就挂断了。

库尔里站在原地好一会儿，对着死寂的电话筒大吼“喂”，拼命想下一步该怎么做。他跑到屋外，冲进车库，确定了自己的

别克还在，而她的冠美丽不在。接着他沿着车道跑到外面街上左右张望，再回屋内，拿起电话。他听到拨号音，拼命想，却不知该打给谁。

“耶稣基督！”他大叫，然后放下电话筒，又大吼，“法兰欣！”

他冲到楼上主卧室，嘴里还叫着她名字。她当然不在房里，但他还是忍不住要去看，他非把每个房间都看过一遍不可。那栋房子很大，他叫着她名字，冲进冲出每个房间，对于自己的恐慌，他既是旁观者，亦是当事人。最后他终于回到客厅，这才发现刚刚没把电话挂好。太棒了，如果刚才他们想找他，一定打不通。他把电话挂好，用意志力命令它响，果真几乎就在同时，电话响了。

这次是另一个男人的声音，比较平静，比较有修养。他说：“库尔里先生，我刚才一直拨电话给你，但一直占线，你在跟谁讲话？”

“没有，我电话没挂好。”

“我希望你没打电话报警。”

“我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库尔里说，“我以为我把电话挂了，结果发现话筒摆在旁边。我太太在哪里？让我跟我太太讲话。”

“你不应该不挂好电话，也不应该打电话给任何人。”

“我没有。”

“尤其是不应该打电话报警。”

“你要什么？”

“我想帮你把你太太找回来，如果你还要她回来的话。你要她回来吗？”

“老天，你到底……”

“回答我的问题，库尔里先生。”

“对，我要她回来。我当然要她回来。”

“我想帮你。别让你的电话占线，库尔里先生，我会再跟你联络。”

“喂？”他说，“喂？”

但电话挂了。

接下来十分钟他在房里踱方步，等电话铃再响。然后一阵冰冷平静的情绪慢慢浸透他，他逐渐放松，不再踱方步，走到电话旁一把椅子上坐下。等电话铃响时他拿起听筒，却没吭声。

“库尔里？”又是头一个男的，粗鄙的那个。

“你们要什么？”

“我要什么？你以为我要什么？干！”

他没有回答。

“钱！”隔了一会儿那男子说，“我们要钱。”

“多少？”

“操！你这个半黑不黑的砂黑鬼，有你问问题的份吗？你还有话说？”

他等着。

“一百万。如何，混球？”

“太荒谬了，”他说，“听着，我没办法跟你讲话，叫你的朋